

2014 戏曲

进入“新常态”展现新前景

□安葵

在我们回顾2014年戏曲艺术的发展态势时,欣喜地看到,这一年的成果是丰硕的,虽然仍然存在很多忧患,但与经济形势相似,戏曲的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并展现出新的前景。

京剧、昆曲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之后,京剧、粤剧、藏剧等也先后入选这一名录;自2006年起,我国也开展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国家对传统戏剧,首先是对昆曲、京剧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7个昆曲院团、11个国家级京剧重点院团以及省级的重点京剧院团都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通过举办京剧节、昆剧艺术节等活动,展示新的创作成果,在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前提下,大家对京剧、昆曲在艺术上如何健康发展也不断达到新的共识。应该说,京剧、昆曲都已进入一个相当稳定的发展阶段。

2014年11月文化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演出了近30台大戏和一台折子戏,这是近年京剧创作的一次检阅。演出剧目继续体现了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者并举”的方针。新编历史剧和根据传统戏改编的古代剧都具有各自的新意与特点,同时京剧表现近代和现代生活的努力没有停步。

创作者努力把堪称中华民族脊梁的人物——从伟大诗人屈原到抗日英雄杨靖宇一一搬上京剧舞台,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许多作品对历史进行新的反思,传递思想的正能量。如《春秋二胥》和《金缕曲》描写了伍子胥和申包胥之间以及顾贞观和吴兆宜之间因信念与友谊的冲突而陷于抉择的痛苦之中。作品通过揭示人物的心灵从而引起人们新的思考,也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和友谊的温暖。

多台剧目体现出创作者在重视剧目思想内容的同时,也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重视演员表演艺术和京剧特色的发挥。如天津京剧院创作演出的《康熙大帝》,在表现康熙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也着重揭示了他的内心情感,作品具有浓重的历史氛围,表现了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再如河北省京剧院演出的《赵佗》,把秦汉两朝雄踞岭南而维护祖国统一的南越王赵佗的形象搬上了京剧舞台。裴艳玲的精彩表演使这一历史人物内心的波澜展现在观众面前,透露出一种历史的苍凉感。

思想的开掘与形式的创新经常是并行的。《金锁记》《知己》等作品继续探索京剧新的表现形式的可能。《金缕曲》的主演之一麒派演员陈少云认为,京剧样式可新,故事可新,表演可新,但京剧的味道不能丢。要在新的表演创作中传递传统之美。

2014年是梅兰芳诞辰120周年,北京和各地举行了各种纪念演出和研讨活动。京剧节上演出的《梅兰霓裳》和此前演出的《麻姑献寿》等剧目使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梅先生的艺术创造。

这次京剧艺术节的另一个特点是许多院团都尽量使用本团的演员,着力于本团演员的培养和角色、行当、流派的全面发展。而本届京剧节不评奖,加强评论,也起到了推动京剧人逐渐淡化评奖意识而注重艺术本体的建设。

昆曲院团则在慎重选择适合的题材进行新的创作的同时重点进行艺术的传承。2014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昆曲传承汇报演出,各昆曲院团老中青三代演员集中演出了不同版本的《牡丹亭》。这是本年度一道亮丽的风景。

“老树着花无丑枝”,老艺术家在规范中进行创造,在精致的表现中显示出昆曲独特的韵味。“雏凤清于老凤声”,年轻演员在向老一辈学习的同时,体现出青年一代对传统的新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京剧和昆曲演出的剧场中,年轻的观众都占了

多数。这表明,优秀的传统艺术,已逐渐为青年人所热爱和追求。

地方戏的剧种特点和优势正在显现

继对京剧、昆曲的扶持政策之后,2013年下半年文化部出台了对地方戏曲的重点扶持政策,2014年上半年在南京和北京分南北两片举行了第四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许多省市自治区也出台了对地方戏具体的扶持政策和措施。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文化部举行了优秀剧目展演,同时有数个省组织剧团进京演出。文化部艺术司以及中国剧协与有关省市举办了中国评剧节、中国越剧节、中国秦腔艺术节等,有的省市也举办了艺术节和戏剧节。在这些演出活动中不仅涌现出许多优秀剧目,而且表现出地方戏正处于较好的发展态势,剧种的特点和优势正在逐步展现。

在各地方剧种中,河南豫剧的生存环境一直是比较好的,近年河南省举办了戏剧名家推介工程,对多位知名表演艺术家、剧作家、导演艺术家、作曲家等进行推介研讨,对艺术家的尊重进一步激发了创作的积极性。除传统戏、古装戏受到观众欢迎之外,现代戏也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如河南省豫剧院三团演出的《焦裕禄》,塑造了优秀共产党员干部感人的艺术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优美的黄梅戏曲调在安徽以及湖北等地的广阔城乡回荡,《小乔初嫁》《徽州往事》《六尺巷》《寂寞汉卿》等剧目都使人耳目一新。黄梅戏来自民间,这些新作品追求较高的文化品位,同时保持了黄梅戏清新活泼的民间特色。

同样是生长于民间的越剧继续以精品赢得观众。在上海、浙江以及南京、福建,越剧的各个艺术流派都拥有众多痴迷的观众。福建芳华越剧团恢复演出《沙漠王子》和新创《柳永》展现尹派艺术的魅力,上海越剧院新创的《甄嬛》和《双飞翼》汇集了中年和青年的优秀演员,努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而茅威涛的《二泉映月》等作品的刻意创新则意在打破人们在艺术上的稳定观念,引起大家对越剧发展的思考。

江苏的锡剧继《二泉映月·随心曲》之后,又创作演出了《一盅缘》,表现出柔美抒情的江南风格。而吉剧《站台》、龙江戏《鲜儿》等则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域特色。

山东梆子多年来有些沉寂,2013年文化部与山东省联合举办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这成为弘扬山东地方剧种的一个契机。2014年11月,《古城女人》《两狼山上》《萧何太后》《圣水河的月亮》等四台不同题材的山东梆子剧目进京演出,使人们看到这一古老剧种在创造中传承发展的实绩。

在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努力下,其他地方许多古老剧种也都在创造中焕发出生机。如湖北举行了“百场汉剧青春行”活动,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编的《昭君出塞》,在武汉大学的演出被当地媒体称为“最美汉剧邂逅最美大学”。四川省通过青年川剧演员比赛,挖掘和培养优秀川剧演员,凝聚川剧表演队伍,让古老川剧焕发青春。浙江绍兴举办绍剧新创剧目展演活动,把目连戏进行新的编排,使它放出“人性”的光辉。湘剧《谭嗣同》的不断加工提高、徽剧《惊鸿记》的大胆探索、潮剧《小城风雷》在广东艺术节上演出的成功,都证明这些古老剧种并没有进入博物馆。

濒危剧种、稀有剧种的保护进一步受到重视

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传统戏剧有160多项,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属濒危剧种。本年度各地对非遗保护的力度在加强。如浙江省,“据相关部门调研,浙江56个传统戏剧项目中,成建制登台

表演的仅剩14个剧种,而濒危的珍稀剧种约有11个”。浙江省有关领导表示,这些非遗项目“一个都不能少”,他们举办了“浙江好腔调”传统戏剧系列展演,举行专场演出和研讨会,努力让这些非遗项目“活起来,传下去”,并准备出台《浙江省传统戏剧振兴计划》。

山东省现有24个戏曲剧种,其中12个已没有专业院团演出,事实上处于濒危状态。针对这种状况,山东省文化厅鼓励各地积极想办法进行抢救和保护。菏泽市对大弦子戏创造了“依团代传”的经验。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是山东梆子、枣梆和大弦子戏三个剧种的保护传承单位,前两个剧种有专业团,大弦子戏没有专业团。剧院从另外两个团里选出适当的青年演员,向大弦子戏的老艺人学习,通过恢复演出大弦子戏的传统剧目,逐步培养演员,为成立专业大弦子戏团创造条件。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参与了保护和创作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2014年上半年他们演出了整理改编的大弦子戏传统剧目《两架山》,剧种特点鲜明,观众反响热烈。

在各地的艺术节和戏剧展演活动中都重视小剧种的展示。据报道,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参演的湖北地方戏曲(包括开幕式)剧种共达20个,其中既有楚剧、汉剧、荆花鼓、黄梅戏等大剧种,也有襄阳花鼓戏、东路花鼓戏、南剧、文曲戏等小剧种,还有襄阳豫剧这样从外地流传到湖北并被赋予湖北特色的戏曲剧种,更有一度消失于大众视野的二梆子、山二黄、阳新采茶戏、通城花鼓戏、随州花鼓戏、远安花鼓戏、提琴戏、柳子戏、湖阳采茶戏等稀有剧种”。

再如广东陆丰正字戏也是一个濒危的古老剧种,为了做好这一珍稀剧种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近年陆丰文化主管部门在财力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招收两批49名学员参加专业学校的学习,并在老演员精心培育下担纲演出了根据古老剧本整理编排的《刘文龙》,使这一古老剧种焕发出生命力。

戏曲依然要面对前行中的生存之难

在回顾2014年戏曲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有很多困难。前些年种种因素,包括人为的因素,使戏曲人才的培养存在严重的断档之忧;面对“市场”的压力,戏曲艺术何去何从,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把戏曲当成一般的宣传品,当成急功近利的“政绩”的体现,也促使许多艺术上平庸作品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本清源,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习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这对戏曲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戏曲人必须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戏曲创作要做到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生活内容与戏曲艺术形式的统一,必须克服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因此具有特别的难度,这就要求戏曲艺术家在深入生活和学习传统两方面都下更大的功夫。写现代戏应该像杨兰春等老一代剧作家那样扎根生活,真正熟悉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只靠蜻蜓点水式的“采风”是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的。改编传统戏和创作历史剧也应该像老一代剧作家陈仁鉴、顾锡东那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因此要从整体上克服平庸,攀登艺术的高峰,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在人才培养上下大的功夫。

前面讲到裴艳玲、王平等优秀京剧演员的出色表演,但这样的演员现在并不多;而且即使如他们,也有观众网友调侃:赵仁杰鼓,康熙也击鼓。说明对传统技艺的开掘和使之与新的作品内容相结合,还需要我们拓宽思路,进行更多创造。昆曲拥有丰厚的遗产,随着老一代演员的年龄越来越大,传承的任务也十分迫切。

中国戏曲传统深厚,不同的剧种在唱腔、表演和风格上都各有特色,这是戏曲艺术魅力之所在。但如何继承和弘扬各个剧种的传统,做到创造性继承、创新发展,避免“趋同化”的倾向,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解决的长久的课题。县级剧团、民营剧团与广大观众联系密切,但依然要面对生存之难。虽然难题有待破解,但我们相信,戏曲艺术的前景一定更美好。

话剧《红星照耀中国》点燃信仰的火焰

话剧《红星照耀中国》作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2015“战友精品剧目”演出季的剧目之一,将于1月27日亮相天桥剧场。

该剧是继话剧《士兵突击》之后,由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又一部舞台艺术作品。由创作了电视剧《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作品的知名编剧兰晓龙亲自操刀创作,汇聚彭澎、洪涛、冯国庆、王旭峰、高志强、吴兰辉、肖剑、张再新、马帅、陈静等一批军旅实力派戏剧工作者和表演艺术家。这部剧目曾在全军第九届文艺会演中荣获优秀剧目奖、编剧一等奖、导演一等奖、演员一等奖等7个奖项。话剧《红星照耀中国》是根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同名经典作品与他在中国的传奇经历所创作的。整出戏通过一个西方新闻记者的视角,有力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强大感召力,客观地再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的艰苦卓绝奋斗。作品摒弃了以往“高大全”式的说教模式,全剧真实而不落俗套,贴近当代人的审美取向。作品力图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把当代人关注又困惑的信念问题体现出来,用艺术作品释放真理的力量,点燃人们信仰的火焰。

(翟星月)



越剧《一缕麻》:平民视角下的求真向善之作

近日,杭州越剧院版《一缕麻》获得中国戏曲学会奖,中国戏曲学会、杭州文广集团在杭州举办了该剧的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认为,这是一部唤醒善良、雅俗共赏,沿袭了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一脉,宣扬传统文化中好人好报、人之初本善思想的好戏,也是一部主题淳朴,唱腔音乐设计简洁优美的继承传统、有思想有风格的好戏。杭州越剧院近年来演出的新编越剧《一缕麻》根据包天笑的同名小说改编,此前,梅兰芳曾演出过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时装新戏,由齐如山编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有同名越剧改编演出。从梅兰芳的时装新戏到越剧新本,这一故事题材的基本走向是悲剧性的不断消解和转换,由时装新戏的大悲大喜变成本色的悲剧,再到新本的喜剧,走向了团圆之趣。从悲剧结局到喜剧收场,走过了近百年,祖辈的反抗与悲情到了现在确实已经有些隔膜了。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传统的善与美仍是表现的主题。专家认为,从文学角度看,改编突出了情节的传奇性,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接受心理。原小说在包天笑的小说中不是主流也不是名篇,而改编为戏曲后却成了经典,从当年梅兰芳演出的轰动到杭州越剧院新编的一演再演及市场收益颇丰来看,该剧早已是戏曲经典作品,广受老百姓欢迎,这充分说明了戏曲舞台经典和文学经典流传的规律不同,值得研究。从这部戏的改编来看,戏曲舞台突出了传奇性,戏剧情节不一定符合必然性、可然性,但一定要有“情”,所谓理字所必无,情字所必有。这部戏告诉观众的是,不管什么时代,真善美是我们必须珍惜和葆有的东西,该戏求真向善的主题在当下社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不该丢弃的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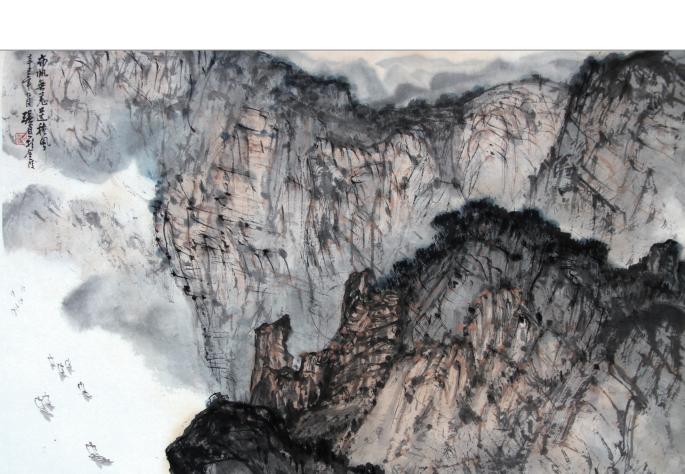
(宁选)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日前在京启动,并向全社会征稿。据中国书协党组书记陈洪武介绍,本届展览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努力推精品、推人才,为广大书法家创作出更多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搭建平台。自即日起,中国书法家协会官网将发布《征稿启事》,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及海外华人中的书法爱好者可自由投稿,征稿截至4月30日。

据悉,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定于8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届时将展出从来稿中评选出的入展作品约700件(含优秀作品),同期将举办名家学术邀请展、国展论坛等活动,出版《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作品集》。作为我国书法界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专业展览,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每4年举办一届,至今已举办10届。

主办方表示,针对当前书法创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将推出“中国书法流动大讲堂”,组织专家到各地巡讲,倡导作者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树立正确的艺术观,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展览期间还将与相关博物合作,让书家重温经典,敬畏传统;此外,还将努力提升展览的学术性,引入学术观察和媒体观察,举办论坛,着力探讨当代书法的创作和发展趋势。

(李晓晨)



苍茫与秀润

□尚辉

作为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画家,张尔宾的人生态度、价值判断都不可能恢复到文人山水画的文化生态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回避现代视觉资源和现代审美心理的影响,现代山水画的造型、结构和层次等视觉形式方面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笔墨进行整合。在这方面,钱松岩给予他的启发最大,钱的《红岩》《常熟田》都是用现代图式整合传统笔墨的典范。因此,张尔宾的作品中,特别是金陵名胜、鄂西纪游和风情等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地域自然时空和人文环境的关注,看到他对感受真实性的尊重,看到他的山水在意象化的营构中体现出的一种视觉真实。他的笔墨语言就在和这种深刻的现实感受和真实的视觉表达反复艰难的对应组合中凸显出来,他将石涛、程邃浑茫苍辣的枯淡苍老的笔墨个性,这个笔墨个性才是驾驭在图式意境之上的最高境界。

作为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画家,张尔宾的人生态度、价值判断都不可能恢复到文人山水画的文化生态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能回避现代视觉资源和现代审美心理的影响,现代山水画的造型、结构和层次等视觉形式方面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笔墨进行整合。在这方面,钱松岩给予他的启发最大,钱的《红岩》《常熟田》都是用现代图式整合传统笔墨的典范。因此,张尔宾的作品中,特别是金陵名胜、鄂西纪游和风情等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地域自然时空和人文环境的关注,看到他对感受真实性的尊重,看到他的山水在意象化的营构中体现出的一种视觉真实。他的笔墨语言就在和这种深刻的现实感受和真实的视觉表达反复艰难的对应组合中凸显出来,他将石涛、程邃浑茫苍辣的枯淡苍老的笔墨个性,这个笔墨个性才是驾驭在图式意境之上的最高境界。

当然,作为朋友,我相信他的作品会呈现出一种更大的割据和气象,在现代图式和传统笔墨的整合中走得更远一些。当然,毕竟任何艺术家的创作道路都是由自己的性格和个性选择决定的。对于朴实、淡泊、沉潜的张尔宾而言,苍辣与秀润正是他气质、禀赋、乃至人生际遇最忠实的显现。